

1990年4月26日

筆名 何春蕤

題目 电视文化的危机？

原題

自立早報 副刊版

雜誌 卷 期 號 頁

重刊 1 2 3 修刪 小 大

收錄 書名 出版社

日期 19 年 月 日 頁數

備註

1990.
4.26
自立早報



◎何蕤 (中大英文系副教授)

電視文化 的危機？

許多人對皮偶事件反應總是把它在政治層面上放大，我是台們

在現代生活裡，電視可以說是最便宜的娛樂形式，就看電視的觀眾而言，不花車費、票錢或其他開銷，也不用顧慮衣着、排隊、品味，只要在自己家中的安穩環境內，一家大小便可以鬆弛公餘課後的疲倦與緊張，填滿沒有特定嗜好或活動的閒暇時光。

從這個角度來思考，電視節目的水平趨向一個在知識份子看來偏低的層面是很自然的事，畢竟，電視節目的分化（區隔化）在台灣還在起步階段，尤其是熱門時段，三台播出的節目性質與內容大同小異，既要符合最大異質人口的不同需要，節目就不能太突出、太尖銳，而必須中正和平，老少皆宜，就像狄斯奈普通級的電影一般；而且，就大部分民眾看電視的目的或者電視被賦與的功能而言——鬆弛身心，消遣煩悶或孤獨，以便恢復體力精力投入第二天的工作——電視節目即使有刺激性或敏感性，也必須包裝在輕鬆的、虛構的氣氛中，讓觀眾不要太當真。

放在以上的框架內，皮偶事件的發生可能還算不上電視文化的危機。它不過突顯了電視文化的功能而已。

許多人對皮偶事件的反應總是把它放在政治的層面上來談，這大概是我們台灣現階段泛政治化傾向的影響。事實上，皮偶被禁只不過展現了大眾傳播媒體文化的界限，這個界限不單單針對政治上敏感的話題或表達，對非政治的內容或形式一樣是要檢查的。台視「春去春又回」連續劇因暴力傾向而受罰，中視「京城獵人」連續劇因性暗示過多而受警告，此外，「天才裸姆」、「我愛芳

鄰」都曾經因為劇情荒誕胡鬧，或者對男女關係的倫理道德做了不合中國傳統民情的描繪而遭到警告，這些最近的例子都是檢查制度現形的記錄。

作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各個階層的檢查制度並不是只看政治上的成分，只要節目內容或形式逾越了電視被賦與功能的範疇，只要節目可能有損社會生產的持續正常運作，檢查的篩都會伸出來，特別是熱門時段節目的篩選上。這樣來說，皮偶被禁也就不足為奇了，它再度顯示了日常生活的各層面原本便受到營造而且由國家機器繼續維持。

以上的說法點出了國家機器透過檢查制度的黑手所進行的社會控制，其實，檢查制度只不過是最明顯可見、屬於官方體制的控制，另外一些不太明顯的控制則透過非官方的方式表達。畢竟，政治上的威權體制並非社會中唯一的統治關係，父權體制下的親子關係、男女分工、師生倫理等等，一旦遭受戲弄、質疑、或挑戰，不待官方的手伸出，一般衛道民衆也會用電話或投書表達「民意」，敦促主管要求改正。這兩天電視的「三朵花」便接到民衆抗議，說是對變態心理的描寫太過火，前一陣子中視「鋤頭博士」中對教官形象的表現也受到教官羣的抗議，另外，像觀眾要求女主角必須從一而終、夫妻必須破鏡重圓、失足必須成千古恨等等，這些都標誌出大眾傳播媒體的疆界，時時有人巡邏的。

皮偶被禁是不是敏感題材的末日呢？我想不會。在這麼一個工作強度日漸提

高（也就是生產效率的提高）、競爭愈來愈強，挫折感和不滿逐漸凝聚的環境裡，電視媒體的複雜功能是不可或缺的，只不過，社會也會因為興趣與關切的差異化而期待更多選擇的娛樂型式或更精緻的製作，若是電視承繼過去閣府觀賞的節目型態，當然無法滿足需求，結果觀眾流向錄影帶、MTV、小耳朵、第四台等等出路就是必然的了。

因此在可預期的未來，電視頻道的開放與區隔化勢必會實現，以滿足不同階層觀眾的需要。新聞局也許會一下子開放許多頻道，也容許敏感題材（如政治、色情、暴力等等）占據頻道與時段播出，但是，由於觀眾羣分化，選擇增加，敏感題材的「刺激性」也會比現在「大家都看」的效果淡。

有人說皮偶被禁是因為它有損首長形象及公信力，但是皮偶在廣大觀眾羣中的效果究竟是什麼並沒有確切的探究過，電視的主管恐怕也是在無法預估結果，不敢擔負責任的狀況下做的決定。皮偶的諷刺效果要求觀眾對所談的人與事有某程度的熟悉才能看懂幽默，因此，忠於皮偶的觀眾可能也是社會中某些特殊的階層，況且，即使皮偶在這些觀眾心目中挑戰了權威，消遣了首長們，但是除了為觀眾對社會環境的不滿提供（針對首長主管個人的）抒發外，皮偶單元是不是能造成更深入的、更全面的反思與行動也是有待檢驗的。從這個角度來看，主管單位實在高估了皮偶的效果。